

談梅蘭芳的法門寺

齊 崧

文人和戲劇家一句之褒，一字之貶，都可以深入人心，流傳百世。吳梅村的「衝冠一怒為紅顏」。萬金都不能更動他一個字。劉瑾一生罪惡多端，而竟因為一齣法門寺，很多人都以為他是一位清明的宦官。一隻筆的權威，萬軍難與比擬，可不慎哉。

原劇甚長化繁為簡

法門寺一劇的劇情是家喻戶曉的，無庸贅述。但我們在舞台上所看到的法門寺，僅為廟堂一場代大審而已。最多在前面再加上一齣拾玉鐲，也就算是全鬚全尾了。按此劇共為三十一場，我們所看到的法門寺是由第二十三場看起的。拾玉鐲一折為全劇中的第三第四兩場而已。此外還有二十場戲均被刪除，從未看見在舞台上演出過。如劉彪如何騙取繡鞋。如何訛詐傅朋、如何由劉公道解勸、劉公道如何僱用宋與兒、劉彪如何刀殺屈申和賈氏、（孫玉姣的舅父舅母。）劉彪如何將人頭拋入劉公道家中、劉公道如何將宋與兒推入朱砂井內殺人滅口、孫玉姣如何身入圍圍，傅朋因何被執入獄、趙廉如何將宋國士罰銀十兩

、國士無銀、宋巧姣如何入獄與傅朋結為兄妹、巧姣出獄如何由傅母作主訂為兒媳、如何計議到法門寺告狀、這才輪到法門寺代大審的一段演出呢。以前的一些場子，都是由劇中人由念白中表露而未作正式演出，故於劇情發展並無大礙，而對場子簡化多了。足徵當初的原編劇本，亦並非十分完善，而是由後來的演出者去蕪存菁，才有法門寺今日的面目。因此我們知道一個劇本必須經過千錘百鍊，纔能有成功的演出，所以對於新編的劇本，也不能要求過苛。一出來就希望它十全十美，那是很難辦得到的。

天津演出陣容堅強

法門寺一劇不能算是梅老板的代表作，同時他也很少貼這一齣戲，尤其在中年以後，就將這齣戲掛了起來，未見他再演出。至於晚年是否又將這戲拾起，就不得而知了。筆者第一次看這齣戲，還是在天津春和大戲院，梅老板率班到津作盛大演出，其陣容之強大幾乎等於小型的義務戲。就以這齣法門寺而言吧，是侯喜瑞的劉瑾，蕭長華的賈桂。諸茹香的劉媒婆、張春彥的宋國士

。王鳳卿的趙廉，梅蘭芳的宋巧姣，搭配整齊。大義務戲也不過如此，最多劉媒婆換一個筱翠花而已。但那次演的祇是法門寺一折並不帶大審。筆者所注意的也祇是一個梅老板，所以大審與不大審並沒有什麼區別。因那次梅的宋巧姣演得頗為突出，與以後看尙小雲和程艷秋的法門寺在身段和做表上都難以相提並論。雖然對此戲，筆者首先並不深入，（因為看的次數少）但是對於梅老板突出的地方，也認為有值得一談的必要。梅老板在這齣戲裏的打扮是梳大頭綴以銀首飾。鬚旁有甩髮，鬚上並插有銀蝙蝠，穿青衣白褶裙，腰間繫有腰包，行頭全新，黑白相間一塵不染，特別透着淡雅可愛。

梅的出場不同凡響

宋國士出場之後，在緊鑼密鼓聲中，宋巧姣出場。梅老板的出場姿勢是斜着身子，雙手翻起腰包急步出場，出台之後轉身面向台前亮住，亮相的表情是目光平視雙眉微蹙。亮相時間很短，緊跟着上前三步身向右轉，左手揚起腰包，右手放下，回頭一望，再轉身揚起右手腰包，左手

放下，急步走到台中。在宋國士念完……此狀不告也罷。起鑼鼓，梅老板隨着鑼鼓點子先以右手掀開鬚髮，然後拱起雙袖念叫頭「爹爹呀！慢說是前護後擁，縱然是一座刀山，孩兒也要前去的呵呵。」以下接着唱搖板。在唱第一句「明知道，深山中，有豺狼虎豹。」時是先看看宋國士，然後以雙手帶着水袖和腰包一順邊以胸口為中心，由右向左再轉回到右各劃了一個圓圈，在劃時向前進一步。兩眼眼珠隨着袖子轉動，一直到兩袖伸出，眼神落在指尖上。台下立報以熱烈掌聲。在唱第二句，唱到「斷了砍樵。」時是兩袖向外一攤作「問」的表示。在接唱第四句「要伸冤，那怕他，那王法律條。」在唱「王法律條」時是用右手在袖內從右向左連點三下。在到第三下時，順手翻袖與第二句姿態同。在宋國士接唱搖板時，兩人手扶着手在台中走了一個小圓場。巧妓作推父狀，然後在「崩登倉」的點子中向前邁步，轉身，揚袖亮背身相。隨着腰包的翻起，有如蝴蝶展翅一般以細碎步法，緊步進場。這個亮相，又引起如雷的掌聲。總之這一場台步之美水袖之妙，有如風吹荷葉，雨打梨花。給人以美不勝收之感，絕非程尚之所能及。同時他把一個少女的嬌憨焦急之態，描寫得淋漓盡致，輕盈活潑，剛毅果敢，眉眼神情，水袖腰包之運用，可謂出神入化。就此一場而論，絕不作第二人想也。

廟堂一場唱做一斑

廟堂一場，皇太要將小女子帶至大佛寶殿，親自問話。巧妓聞傳，唱了四句搖板，普通辭句

茲不贅述，在唱這四句搖板時是既唱且做。關於梅的身段和唱腔必須一提。唱腔多半都是用大腔腔分上下句，其中並無花腔，只是在「鶻燕」兩字的收音及「魂靈兒」的「兒」字尾音時，收得特別，甜蜜動聽，程豔秋唱「飛上九天」是用一個高腔，而梅則仍用平腔。由門前走到大佛寶殿，是用手扯着腰包，臂不能動而要顯着水袖和腰包都在顫動。表示嚇得渾身戰慄，行走不動的樣子。繞了一個小圓場。隨着「大佛殿前。」四個字，一字一個工尺，一字一個動作，就如此的跪倒在塵埃。姿態之美，實難以筆墨形容。以下的倒板、慢板及二六，每個人都能熟悉，亦不贅述。

唱腔也是大路腔，並無什麼新腔而梅氏歌來韻味與眾不同。這是半由天賦，無法以人力爭取的。最難得的是在唱中的幾個亮相。如「匹配良緣」一個長腔時，他先將兩袖分開，露出了蘭花指。再把兩個食指慢慢的隨着唱腔向胸前集中，在集中到相當近時，再將目光集中在一對手指上。這種細膩的表情，自然會帶來哄堂「好」。另如「孫家門前」微抬左袖，以右手向前指。以及「誣繡鞋，勾姦賣姦」的眼神和面目表情，露出黃華幼女說出這種醜事面帶忸怩之態，都是別人所沒有的。在唱到「望皇太，與千歲，仔細判斷」時，隨着鑼鼓點子，先由左袖裏抽出右袖，翻袖過頂放下右袖時再順勢用左袖來個抖袖，雖然身背身跪着，但其背後的身段，透着邊式漂亮。台下自然報以熱烈掌聲，那是全劇中最美的一個身段。

念白方面絲絲入扣

在念白方面，梅老板更稱拿手。第一個皇太千歲容稟，「容稟」二字使的是高音，有如鶴鳴九霄聲震屋瓦。第二個千歲容稟，「容稟」二字走低音。念得是婉轉呻吟，有如孤舟婆泣。等到趙廉上場，演出更精彩。台上四人，四角扯齊各自卯上互不相讓。侯喜瑞雖然嗓子沙啞，但論架子神情，真是想像中的劉瑾。那副驕橫拔扈不可一世的神色，和念起來搖頭擺尾的樣子，把劉瑾刻劃入微。演得生動極了。在念「哇！胆大的梅塢知縣，孫家莊黑夜之間一刀連傷二命，一無凶器二無見證，竟將世襲指揮拿問在監。我說哥哥兒呵哥哥兒，你那眼睛裏，還瞧得起皇上嗎？可這話又說回來啦，你既然瞧不起皇上，還瞧得起咱家我嗎？……」這段念得乾淨俐落，聲容並茂，絕非他人之所能及。

緊接着蕭長華念「可這話又說回來啦，你既然瞧不起我們的千歲爺，你還瞧得起咱家否嗎？哈哈」小人得志，嬉皮笑臉，神情活化。以前念狀時也是字字珠璣清脆響亮，應不作第二人想。王鳳卿唱「小傅朋，他本是，殺人兇犯。」汪派唱法，氣足神完。那時他還在壯年，腦後音極佳，不似晚年，唱高腔就顯得聲嘶力竭。這句唱得響遏行雲，落個滿堂彩聲。以後與梅老板對白時兩人的念白做工，一步緊似一步，唇槍舌劍，旗鼓相當。幾乎每句一好。在念白及做工上能如此「好」聲不絕。在台上還難得見到這種場面。當時筆者所得的印象約略如下：：

鳳二爺念「……這巧姣二字，在那裏會過，怎麼一時想她不起。」大眼睛在轉動，作思索之狀。

梅老板揚袖轉臉，面對縣太爺念「縣太爺，難道說把你宋家姑娘就忘懷了麼？」

鳳念「你就是宋國士之女，名喚巧姣的麼？」梅念「正是你家姑娘。」說時以袖掩胸。頭

略為一點。

鳳念「為何告此刁狀。」

梅念「替夫伸冤，何為刁狀。」說時右袖向外一攤，面呈怒意。

外一攤，面呈怒意。

鳳念「先前為何不告？」

梅念「先前不知。」

鳳念「如今呢！」

梅念「如今才曉。」

念此一段時，兩人嘴裏清楚，問答如流，風雨不透。神態也是你來我往互不相讓。巧姣原為能言善辯之水流，梅氏演來將得禮不讓人，嬌羞含怒之態，表得淋漓盡緻，揮洒自如。

王侯將相各有千秋

最後劉瑾唱的一段搖板：「好一個胆大的梅塢知縣，將一樁人命案審問倒顛，限三天將人犯一齊帶見，少一名將人頭懸掛高竿。」碩大聲宏，運腔美妙。其氣派之大，非一般劉瑾所能辦到也。至於鳳二爺唱的幾句搖板，行腔別緻不落俗套。汪派真傳，今日很難聽得到了。

賈桂將劉瑾賜與巧姣黃金一錠交與巧姣之後，在未進場之前，梅老板的一段念與做，堪稱絕活兒，所以在此特別提出。他在謝完千歲以後，起立

走到縣太爺的面前，也就是台上小邊台口。左手扯着腰包微揚，右袖向梅塢知縣做了一個手勢。念「縣太爺，請朝上看。」趙念「看什麼？」

巧姣念「這才是有王法的所在。」念時以目示意。其意若曰這不是您的小小縣衙門，可以獨斷獨行，天下還是有講理的地方，意帶奚落。趙接念

「你告的好刁狀。」梅老板點頭微笑，面呈得意之狀。先以鼻哼了一聲接念「這才知道你姑娘的利害。」念時杏眼圓睜，對趙廉注視，然後慢慢轉身，以飄逸的步伐，慢慢進場。就憑這進場的幾步走台下報以熱烈掌聲。其魔力之大引入入勝之深可想而知矣。

讀「英倫留學憶往」補述 李海若

十一月份第二十二卷第五期吳國炳的「英倫留學憶往」寫得很詳細，引我很大興趣，雖然我沒有可能去留學外國，有這樣的文章，總可以鼓勵人多寫，益處不小。該文七十頁一首軍歌喚回我小學生時的壯志，全文抄給你們參考：

黃種應享黃海權！

青年！青年！

坐瞧歐美着先鞭！

丈夫絕不受憐！

雙手挽狂瀾！

後哲前賢！

亞人應種亞洲田！

切莫同種自相殘！

不怕死！不愛錢！

洪水浪滔天！

方不負石盤鐵硯！

二百五十歲人瑞實記

楊森。李寰等著

現已出版定價肆拾元

四川二百五十歲老人李青雲一生事跡，及其延年益壽之術，自在中外雜誌連續刊登後，引起海內外人士熱烈反應，密切注意，頃應讀者要求，輯印成書。

定價肆拾元請將書款交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立即寄書（郵票通用）